

作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平时接触的作家并不多,陶珊算一个。她是一个出身水利世家的水利人,又是本家,所以读她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最早接触的是她的成名作《诗歌岁月》,小说以沉潜唯美的诗性语言,从容平朴地叙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远逝的诗歌时代,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同时又以细腻多元的笔触描绘了苏北水乡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底蕴,这部小说五年前就曾深深打动过我。

如果说《诗歌岁月》是陶珊以小说的方式写出的中国诗歌的集体记忆(张晓林语),《铸梦长淮下》则是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写出了江苏水利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淮历史记忆。《诗歌岁月》曾荣获首届全国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前段时间南通有疫情,要求居家办公,闲来无事春雨绵绵的日子特别适合重新品读《诗歌岁月》。谷雨过后疫情缓解,天气明显转暖,今天是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又恰逢周末,正是四月最美的季节,明媚的阳光下手捧这本散发着油墨沁香的《铸梦长淮下》,你也许能从中嗅到飘自洪泽

大概还是念师范的时候吧,我知道了一位作家,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劳心地写作,孤寂的时候,甚至与墙角洞里的老鼠成为了“朋友”。当他完成手稿的最后一个字,他悲欣交集,将手中的笔重重地掷于窗外。岁月与艰辛,没有辜负这位伟大的作家,如今,这部煌煌巨作早已飞入世界的每一个平凡的角落。书,叫《平凡的世界》,他,叫路遥,其朴实的叙述,不动声色的感悟,裹挟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共振着无数平凡生命的心灵之谷。那些生命,是那样的鲜亮又素朴——初始,是那样的脆弱、渺小,凭着他们哪怕只有一线光亮的生命出口与坚忍不拔的努力,这种脆弱渐渐坚强,渺小渐渐伟岸。这些文字,与阅

《形影不离》是波伏瓦生前未曾公开的一本小说,它以波伏瓦少女时代的挚友扎扎为原型,来悼念她生命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友谊。

因是小说,写作未免虚实相加,但读者还是一眼能分辨出,书中的主人公安德蕾是以扎扎为原型的,而希尔维则是波伏瓦。

希尔维与安德蕾同龄。九岁那年,她俩在一所教会学校里认识。当时,希尔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安德蕾之前因为大腿被烧伤,落下一年的功课,插班进了希尔维的班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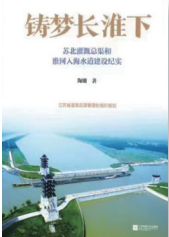
安德蕾一出场,就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她率真大胆,敢反驳老师,在周围保守主义作风中显得特立独行。安德蕾赢得了希尔维的好感。希尔维喜欢和安德蕾交谈,不仅仅是聊天。她觉得安德蕾的很多观点具有颠覆性。安德蕾还有很多优点让希尔维折服,比如很快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比如作文很好,钢琴也很好。还会侧翻筋斗,跨一马。希尔维渐渐觉得,只要安德蕾不在,她就觉得生活乏味而无聊。她俩上课总坐在一起,被同学们叫作:“形影不离的两个人”。

明清时期的才女群中,黄媛介可以说是很有名的一个。明末清初的大散文家张岱曾写诗赞美她:未闻书画与诗文,一个名媛工四绝。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禛则这样评价她:皆令作小赋,颇有魏晋风致。当时有一个叫姜绍书的画家还这般评论她:楷书仿黄庭经,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

我初听说黄才女的名声,心中不免纳闷:一般说来,她那个时代的女子能写几首咏白海棠之类的小诗,填几阙柳絮词那样的小词,已属难得,她却不仅工诗文,且精于书画,真可谓才是媛中的翘楚。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令张岱这样的大才子亦忍不住赞她“一个名媛工四绝”呢?

后来留意搜寻了一些黄媛介的资料,心中疑团才慢慢解开。黄氏生平大致是这样的:黄媛介(约1620—1669年),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末清初女诗人,出自儒士之家,布衣杨世功妻。明亡后流亡吴越间,曾于西湖断桥边赁一小阁,卖画自给。著有《湖上草》《越游草》等。

黄姑娘婚前的生活很惬意:父亲是私塾先生,哥哥小有文名,姐姐亦能诗,总之她出生在那种虽非大富贵,却也世代诗书相传的中等人家。媛介是三个孩子中天赋最高的,在黄父悉心教养下,她在十二三岁之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小才女。我们从这首《鸳



一名水利工程师眼里的《铸梦长淮下》

□陶晓东

也能看到水的灵动和节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通篇传递出一种不多见的感人肺腑的力量和豪情,更让你能体会到长达半个多世纪水利人的治水激情。

陶珊在水利系统深耕数十年,《铸梦长淮下》以水利人的视角写水利人,也使作品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感人。作者的父亲也是苏北灌溉总渠的一名退休老工人,可以说作者的血脉里就流淌着水利的情怀,从小耳濡目染,她更能理解总渠和入海水道包括三河闸在内的水利工程对苏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她懂得大到治理大湖的求索过程如何不易,渠出大湖后是怎样的平原惊梦,淮河入海水道千年一役的丰碑又是如何铸就;小至河道的勘测之旅,淤土

段的处理,薄壁混凝土的防裂和浇筑……都能举重若轻娓娓道来。能写诗的,不一定懂水利,懂水利的,几乎很少会写诗,从这一点看,陶珊显然是一个懂水利的写诗人。

这部书稿从策划到成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其中有三年多是作者的田野考察和实地采访,作者西至河南桐柏山,东抵黄海之滨,北到废黄河,南达三江营,五上盐城,四探洪泽湖,三下扬州,数次往返于南京和淮安,采访行程8000公里,人员近100人,先后十易其稿。《铸梦长淮下》虽然只是近七十年来治淮纪实,但作者下笔之前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她站在数百年的治淮史中审视中国以来的治淮过程。在几百年

的淮河一洪泽湖治理寻路历程中,作者显然没有忘记一位来自南通的先贤,这位光绪二十年(1894)的状元在一百多年前的治淮思想和论断早已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记得为了进一步了解张謇的导淮方案,了解张謇担任全国水利总裁、导淮总局督办、治运督办等职期间怎样呕心沥血地关注洪泽湖、关注导淮工程,承蒙厚爱,作者曾数次找我,不厌其烦地核实《张謇全集》《张季子九录》《南通水利史志资料选辑》等文献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情形现在回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由此足见作者的严谨文风。

手捧这篇纪实文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浮现在眼前,沈之毅、叶健、刘军、张加雪,张亚中……作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串在一起,更让人感到亲切。我觉得,如果说诗歌创作是对生活的浓缩与提炼,那么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则是对近七十年江苏治淮水利事业的深度解读和表达,堪称是作者对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水道作了现实和历史考察后的史诗性作品。

枕边的书,换了一丛一丛,可这一套土黄封面的路遥,一直在手边。

真不知道,一部洋洋80万言的《平凡的世界》,我们要读多久,或是,需要我们读多久?每次翻完最后一页,我们又不禁地打开了它的第一页。在我们的生命里,它或许是没有页码的,正如路遥的早晨,也许就从中午开始。全民刷短视频的时代,有美女,有美食,嘻哈又热闹;纸质阅读,有美阅读,仿佛如同今日之“阅读理解”,不可思议;但我依然怀念,这样的阅读,是怀念逝去的路遥,过往的自己;更是欢迎每一个朗朗今日。祈愿我们,远行归来,放下手机,难以——释卷。

有给它命名。是不是这本书对波伏瓦不重要?不,波伏瓦曾说,她之所以写书,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讲述自己的少女时代。

书中,附录了几幅扎扎与家人及朋友的照片,还有几封波伏瓦写给扎扎的信。波伏瓦在信末,常常署名为:“您形影不离的西蒙娜”。

在信件的开头,则热烈地呼唤道:“亲爱的、亲爱的扎扎”,或者“致亲爱的形影不离的扎扎”……让人不禁为她俩的炙热友情而动容,也为安德蕾的过早离世感到无限惋惜。

小时候的扎扎,是脾睨众生,自由生长的姑娘,长大后却不得不面临宗教戒律与世俗礼仪的残酷夹击,几经挣扎,终成一头困兽。根据分析,扎扎死于一种病毒性脑炎。但追究源头,扎扎的死来自精神层面的摧毁。她爱母亲,不敢多与母亲违抗,内心却又想努力做自己。是这种内心撕裂的精神矛盾,最终导致扎扎过早走向了死亡。所幸,波伏瓦用文字复活了扎扎,让我们得以看到一百多年前法国女孩的精神世界。这也许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吧:抵抗时间,抵抗遗忘,抵抗死亡。

下了一阕落寞的《临江仙》:“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熏熏。有愁情语燕,无事数归云……”

好在丈夫是理解她的,看她不爽,便安慰:理那些闲言碎语做什么,你行得端,坐得正,凭本事吃饭,就不怕旁人说三道四。好在大多数人都懂她的进退维谷:她要的是恪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训,凭丈夫一人的收入养不了一家四口人;要是走出闺阁卖画养家,难免就有人说她违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女德。总之,她太难了。

好在,还有人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她:自参加过几次闺秀们的雅集后,商景兰等大家闺秀不仅定期购买她的书画作品,还力邀她担任自己宝贝女儿的闺塾师,媛介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这时她大大松了口气,是的,商女士等人帮她化解的何止是经济上的压力,同时还有精神上的困扰啊。得此奥援她自然不太会将那些世俗流言放在心上。

黄媛介,一位早在300多年前就走上职业女性之路的江南才女,一位在世俗、女德和生计的重压下仍能交出精彩人生答卷的女子,我老觉得,她一路走来的人生经验即便对现代女性来说,也依然是一笔祖母绿般珍贵的精神财富。

夜读

□古 剑

读者的生命连接、打通,仿佛让原本同样梦想模糊的渺小自己,也渐渐清朗,渐渐挺拔起来。

喜欢夜读。

一个人的时候,随性的葛优躺,一部路遥,通篇的浏览,率性的跳读,有点儿像郎当的孩子,有口无心;两人世界时,有了一种奇怪的阅读方式。每天晚上,我都要念十页的文字给我们。与其说是一种念,不如说发挥了当我过语文老师的老毛病,动不动就有声地阅读,用心、用劲去读。以前,我曾在那种吊在屋檐底下的

大喇叭里听过,那是一种现代说书,淡淡的,愁愁的,悠悠的,很符合小说的基调。

那确实也是人生里难以复制的一段阅读呢。我的读,有些夸张。欲眠,我轻轻;欲辩,我顿顿。有时,一段“孙少平借书给郝红梅”的情节,引得一顿臭骂:你说,你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借书给哪个女孩儿……书中人物的命运常常让我们牵挂,纵然,我们早已知道最终的结局。

这种奇特的阅读,成了我们睡前的某种期待。有时,情致高

致亲爱的形影不离的朋友

——波伏瓦与闺蜜扎扎的故事

□陆小鹿

给卡帕斯的第一封信中,她就告诉她她爱他。但是卡帕斯在回信中,说自己没有权力说这个词:爱。对于情感,他需要慢慢体验。作为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阶层的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有无数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为了能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安德蕾常常跟母亲抗争。为了逃避不想去的社交活动而别无他法时,安德蕾竟然自己抡起了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这样她就至少有十天时间不能正常活动。安德蕾和希尔维说,为了得到安宁,她会想办法的,无论是哪种办法。

在安德蕾的婚配问题上,母亲坚持严格地予以控制。这一回,虽然父母并不反对安德蕾和卡帕斯交往,但前提是要他们必须正式订婚,否则不可以再见。然而,遗憾的是帕斯卡不愿意现在就订婚,他觉得这么早订婚太过荒唐,也会让他的父亲对

黄媛介:一个名媛工四绝

——话说历代才女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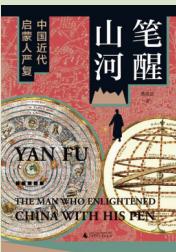
□张 芳

来怎样想到售卖书画为生的?那主要是随着一双可爱儿女的问世,丈夫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不足以维持家用,她虽不慕浮华,却不能不为儿女计,有一天就与丈夫商量自己想设个小摊卖点儿字画……世功初闻此语不由吃惊,问她:你确定会有人来买你的画?她微微一笑:我确定。其实婚前就常有人来请我写字作画,不过他们都是爹的朋友,爹不肯收酬金,那些人就送些绸缎吃食了。他又问:那,你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在外面卖画,不怕有人围观?她淡然道:不怕。再说顶多开会会有这样的事,时间长久了自然没人大惊小怪……世功见妻子说得胸有成竹,就答应让她出去试试。

黄媛介这一卖画就是十余年,因为老家嘉兴毕竟不是大城市,愿意掏钱买画的人少,故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繁华的杭州西湖畔设摊卖画。媛介的书画摊生意到底怎样?史料上说得不很清楚,不过从后来杨世功放弃了小百货生意,转而帮衬着妻子售画的举动来看,估计她的收入还说得过去。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黄女士何以能“一个名媛工四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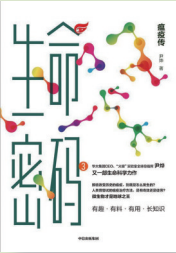
她的诗文书画功底本就不弱,加上天天守着明媚的西湖,每日应顾客的要求不断挥毫,虽然是命题之作,可也是苦心孤诣去创作的,所以她的设摊卖画、出入高门之举,难免引起了一些人的微词。有一回媛介购买笔墨笺纸归来,就独自躲在书房里生闷气。世功关切地跟进来回何故。她喝了一口茶,半晌方说:“有人说我栽笔朱门,微近风尘之色。实在太可气了。”原来,黄女士为提高知名度,让作品润格更高些,有时便去参加一些名门闺秀召集的工会。会上,闺秀们的父兄、丈夫偶尔也会赶来写几个字、画一张画,这样的事情让某些吹毛求疵的人知道了,就成了黄女士栽笔朱门、微近风尘之色的证据。面对这样的指责,媛介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大约就是在这种苦闷、尴尬而孤独的情绪中,她写

新书架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中国绕两条轴线展开:第一条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生命密码3:瘟疫传》
尹烨 中信出版社

作者通过对这些曾改变人类历史的微生物的科普,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疫情来袭,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解决问题的重担压在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身上,而逃避自己同样作为地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忘记了人类其实休戚与共。微生物才是地球之王,人类应该更加谦卑地对待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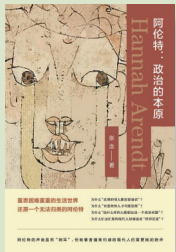
《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赵世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猛将”是今苏州太湖洞庭地区自宋元以来几乎村村户户供奉的神祇,在每年的正月或七月,各村都要举行“抬猛将”的活动。在近代及以前,有很多沿海、沿湖生活的人,随着船到处游走,是“天然”的商人。他们在编撰族谱以及修地方志时,往往附会为宋以来随宋室南迁。而负载这个历史故事的神话,就是“刘猛将”的历史传说。



《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美]艾哲 三联书店

作者从德国的反现代化论者如哈曼、谢林和赫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梳理开始,继而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作者认为,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批判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要付出的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
张贤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阿伦特是位奇异的思想家,不仅扩展了作为概念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她的思想总是在“生活世界”之中,陪伴着生命感受力的真切与确凿。无论个人意愿如何,生命总是诞生于世界—政治之中。在这个诞生情境里,身体—行动—记忆成了故事的作者,而生命的荣耀与耻辱也总是来自政治……